

隋書



志第十七

隋書二十二

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奉勅撰

五行上

易以八卦定吉凶則庖犧所以稱聖也書以九疇論休咎則大禹所以爲明也春秋以災祥驗行事則仲尼所以垂法也天道以星象示廢興則甘石所以先知也是以祥符之兆可得而言妖訛之占所以徵驗夫神則陰陽不測天則欲人遷善均乎影響殊致同歸漢時有伏生董仲

舒京房劉向之倫能言災異顧盼六經有足觀者劉向曰君道得則和氣應休徵生君道違則乖氣應咎徵發夫天有七曜地有五行五事愆違則天地見異况於日月星辰乎况於水火金木土乎若梁武之降號伽藍齊文宣之盤遊市里陳則蔣山之鳥呼曰柰何周則陽武之魚乘空而鬪隋則鵲巢黼帳火炎門闕豈唯天道亦曰人妖則祥青呈形于何不至亦有脫略政教張羅罇糈崇信巫史重增愆罰昔懷王事神而

秦兵逾進萇弘尚鬼而諸侯不來性者生之靜也欲者心之使也置情攸往引類同歸雀乳於空城之側鷓飛于鼎耳之上短長之制旣曰由人黔隧崇山同車共軫必有神道裁成倚伏一則以爲殃豐一則以爲休徵故曰德勝不祥而義厭不惠是以聖王常由德義消伏災咎也洪範五行傳曰木者東方威儀容貌也古者聖王垂則天子穆穆諸侯皇皇登輿則有鸞和之節降車則有佩玉之度田狩則有三驅之制飲

食則有享獻之禮無事不出境此容貌動作之得節所以順木氣也如人君違時令失威儀由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沉湎不顧禮制縱欲恣睢出入無度多繇役以奪人時增賦稅以奪人財則木不曲直

齊後主武平五年鄴城東青桐樹有如人狀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爲人狀是時後主怠於國政耽荒酒色威儀不肅馳騁無度大發繇役盛脩宮室後二歲而亡木不曲

直之効也

七年宮中有樹大數圍夜半無故自拔齊以木德王無故自拔亡國之應也其年齊亡

開皇八年四月幽州人家以白楊木懸竈上積十餘年忽生三條皆長三尺餘甚鮮茂仁壽二年春蓋屋人以楊木爲屋梁生三條長二尺京房易傳曰妃后有顛木仆反立斷枯復生獨孤后專恣之應也

仁壽元年十月蘭州楊樹上松生高三尺六節

十二枝宋志曰松不改柯易葉楊者危脆之木此永久之業將集危亡之地也是時帝惑讒言幽廢冢嫡初立晉王爲皇太子天戒若曰皇太子不勝任永久之業將致危亡帝不悟及帝崩太子立是爲煬帝竟以亡國

仁壽四年八月河間柳樹無故枯落旣而花葉復生京房易飛候曰木再榮國有大喪是歲宮車晏駕

洪範五行傳曰金者西方萬物旣成殺氣之始也古之王者興師動衆建立旗鼓以誅殘賊禁暴虐安天下殺伐必應義以順金氣如人君樂侵陵好攻戰貪城邑之賂以輕百姓之命人皆不安外內騷動則金不從革

陳禎明二年五月東冶鐵鑄有物赤色大如斗自天墜鎔所降墜有聲鐵飛破屋而四散燒人家時後主與隋雖結和好遣兵度江掩襲城鎮將士勞敝府藏空竭東冶者陳人鑄兵之所鐵飛爲變者金不從革之應天戒若曰陳國小而

兵弱當以和好爲固無鑄兵而黷武以害百姓  
後主不悟又遣偽將陳紀任蠻奴蕭摩訶數寇  
江北百姓不堪其役及隋師度江而二將降款  
卒以滅亡

洪範五行傳曰火者南方陽光爲明也人君向  
南蓋取象也昔者聖帝明王負宸攝袂南面而  
聽斷天下攬海內之雄俊積之於朝以續聰明  
推邪佞之偽臣投之於野以通壅塞以順火氣  
夫不明之君惑於讒口白黑雜揉代相是非衆

邪並進人君疑惑棄法律間骨肉殺太子逐功  
臣以孽代宗則火失其性

梁天監元年五月有盜入南北掖燒神武門總  
章觀時帝初即位而火燒觀闕不祥之甚也既  
而太子薨皇孫不得立及帝暮年惑於朱异之  
口果有侯景之亂宮室多被焚燒天誠所以先  
見也

晉通二年五月琬琰殿火延燒後宮三千餘間  
中大通元年朱雀航華表災明年同泰寺災大

同三年朱雀門災水沴火也是時帝崇尚佛道宗廟牲牲皆以麩代之又委萬乘之重數詣同泰寺捨身為奴令王公已下贖之初陽為不許後為嘿許方始還宮天誠若曰梁武為國主不遵先王之法而淫於佛道橫多糜費將使其社稷不得血食也天數見變而帝不悟後竟以亡及江陵之敗闔城為賊隸焉即捨身為奴之應也

陳永定三年重雲殿災

東魏天平二年十一月閭闔門災是時齊神武作宰而大野拔斬樊子鵠以州來降神武聽讒而殺之司空元暉免逐功臣大臣之罰也

武定五年八月廣宗郡火燒數千家

後齊後主天統三年九龍殿災延燒西廊四年昭陽宣光瑤華三殿災延燒龍舟是時讒言任用正士道消祖孝徵作歌謠斛律明月以誅死讒夫昌邪勝正之應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

開皇十四年將祠泰山令使者致石像神祠之所未至數里野火歟起燒像碎如小塊時帝頗信讒言猜阻骨肉滕王瓚失志而死創業功臣多被夷滅而帝不悟其後太子勇竟被戮大業十二年顯陽門災舊名廣陽則帝之姓名也國門之崇顯號令之所由出也時帝不遵法度驕奢荒怠裴蘊虞世基之徒阿諛順旨掩塞聰明宇文述以讒邪顯進忠諫者咸被誅戮天戒若曰信讒害忠則除廣陽也

洪範五行傳曰水者北方之藏氣至陰也宗廟者祭祀之象也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敬之至也發號施令十二月咸得其氣則水氣順如人君簡宗廟不禱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梁天監二年六月大末信安安豐三縣大水春秋考異郵曰陰盛臣逆人悲則水出河決是時江州刺史陳伯之益州刺史劉季連舉兵反叛師旅數興百姓愁怨臣逆人悲之應也



六年八月建康大水濤上御道七尺七年五月  
建康又大水是時數興師旅以拒魏軍十二年  
四月建康大水是時大發卒築浮山堰以遏淮  
水勞役連年百姓悲怨之應也

中大通五年五月建康大水御道通船京房易  
飛候曰大水至國賤人將貴蕭棟侯景僭稱尊  
號之應也

後齊河清二年十二月兖趙魏三州大水天統  
三年并州汾水溢讖曰水者純陰之精陰氣洋

溢者小人專制是時和士開元文遙趙彥深專  
任之應也

武平六年八月山東諸州大水京房易飛候曰  
小人踊躍無所畏忌陰不制於陽則涌水出是  
時羣小用事邪佞滿朝闔豎嬖倖伶人封王此  
其所以應也

開皇十八年河南八州大水是時獨孤皇后干  
預政事濫殺宮人放黜宰相楊素頗專水陰氣  
臣妾盛強之應也

仁壽二年河南河北諸州大水京房易傳曰顛  
事有智誅罰絕理則厥災水亦由帝用刑嚴急  
臣下有小過帝或親臨斬決又先是柱國史萬  
歲以忤旨被戮誅罰絕理之應也

大業三年河南大水漂沒三十餘郡帝嗣位以  
來未親郊廟之禮簡宗廟廢郊祀之應也

洪範五行傳曰土者中央爲內事宮室臺榭夫  
婦親屬也古者自天子至於士宮室寢居大小  
有差高卑異等骨肉有恩故明王賢君脩宮室

之制謹夫婦之別加親戚之恩敬父兄之禮則  
中氣和人君肆心縱意大爲宮室高爲臺榭雕  
文刻鏤以疲人力淫泆無別妻妾過度犯親戚  
侮父兄中氣亂則稼穡不成

齊後主武平四年山東饑是時大興土木之功  
於仙都苑又起宮於邯鄲窮侈極麗後宮侍御  
千餘人皆寶衣玉食逆中氣之咎也

煬帝大業五年燕伐齊魯諸郡饑先是建立東  
都制度崇侈又宗室諸王多遠徙邊郡

洪範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則下不敬  
陰氣勝故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時則有服  
妖時則有龜孽有雞禍有下體生上體之病有  
青青青祥惟金沴木  
貌不恭五平四平山東嶽是都大興土木之  
侯景僭即尊號升圓丘行不能正履有識者知  
其不免景尋敗

梁元帝既平侯景破蕭紀而有驕矜之色性又  
沉猜由是臣下離貳即位三年而為西魏所陷

帝竟不得其死

陳後主每祀郊廟必稱疾不行建寧令章華上  
奏諫曰拜三妃以臨軒祀宗廟而稱疾非祇肅  
之道後主怒而斬之又引江總孔範等內宴無  
復尊卑之序號為狎客專以詩酒為娛不恤國  
政祕書監傅縡上書諫曰人君者恭事上帝子  
愛下人省嗜慾遠邪佞未明求求日盱忘食是  
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  
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擅

權惡誠直如仇讎視時人如草芥後宮曳羅綺  
廐馬餘菽粟百姓流離轉屍蔽野神怒人怨衆  
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後主不聽驕  
恣日甚未幾而國滅  
陳司空侯安都自以有安社稷之功驕矜日甚  
每侍宴酒酣輒箕踞而坐嘗謂文帝曰何如作  
臨川王時又借華林園水殿與妻妾賓客置酒  
於其上帝甚惡之後竟誅死  
東魏武定五年後齊文襄帝時爲世子屬神武

帝崩秘不發喪朝魏帝於鄴魏帝宴之文襄起  
儻及嗣位又朝魏帝於鄴侍宴而情有識者知  
文襄之不免後果爲盜所害

神武時司徒高昂嘗詣相府將直入門門者止  
之昂怒引弓射門者神武不之罪尋爲西魏所  
殺

後齊後主爲周師所迫至鄴集兵斛律孝卿勸  
後主親勞將士宜流涕慷慨以感激之人當自  
奮孝卿授之以辭後主然之及對衆嘿無所言

因赧然大笑左右皆哂將士怒曰身尚如此吾輩何急由是皆無戰心俄為周師所虜

煬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當謂朕承藉餘緒而有四海耶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為天子矣謂當世之賢皆所不逮書云謂人莫已若者亡帝自矜已以輕天下能不亡乎帝又言習吳音其後竟終於江都此亦魯襄公終於楚宮之類也

常雨水

梁天監七年七月雨至十月乃霽洪範五行傳曰陰氣強積然後生水雨之災時武帝頻年興師是歲又大舉北伐諸軍頗捷而士卒罷敝百姓怨望陰氣畜積之應也

陳太建十二年八月大雨霖霖時始興王叔陵驕恣陰氣盛強之應也明年宣帝崩後主立叔陵刺後主於喪次宮人救之僅而獲免叔陵出閣就東府作亂後主令蕭摩訶破之死者千數東魏武定五年秋大雨七十餘日元瑾劉思逸

謀殺後齊文襄之應也

後齊河清三年六月庚子大雨晝夜不息至甲辰山東大水人多餓死是歲突厥寇并州陰戎作梗此其應也

天統二年十月積陰大雨胡太后淫亂之所惑也

武平七年七月大霖雨水滂人戶流亡是時駱提婆韓長鸞等用事小人專政之罰也

後周建德三年七月霖雨三旬時衛刺王直潛謀逆亂屬帝幸雲陽宮以其徒襲肅章門尉遲運逆拒破之其日雨霽

大雨雪

梁普通二年三月大雪平地一尺洪範五行傳曰庶徵之常雨也然尤甚焉雨陰也雪又陰畜積甚盛也皆妾不妾臣不臣之應時義州刺史文僧朗以州叛於魏臣不臣之應也

大同三年七月青州雪害苗稼是時交州刺史李賁舉兵反僭尊號置百官擊之不能克

十年十二月大雪平地三尺是時邵陵王綸湘東王繹武陵王紀並權侷人主頗爲驕恣皇太子甚惡之帝不能抑損上天見變帝又不悟及侯景之亂諸王各擁強兵外有赴援之名內無勤王之實委棄君父自相屠滅國竟以亡東魏興和二年五月大雪時後齊神武作宰發卒十餘萬築鄴城百姓怨思之徵也

武定四年二月大雪人畜凍死道路相望時後齊霸政而步落稽舉兵反寇亂數州人多死亡後齊河清二年二月大雪連雨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繁霜晝下是時突厥木柁可汗與周師入并州殺掠吏人不可勝紀

天統二年十一月大雪三年正月又大雪平地二尺武平三年正月又大雪是時馮淑妃陸令萱內制朝政陰氣盛積故天變屢見雷雨不時陳太建元年七月大雨震萬安陵華表又震慧日寺刹瓦官寺重閣門下一女子震死京房易飛候曰雷雨霹靂丘陵者逆先人令爲火殺人

者人君用讒言殺正人時蔡景歷以奸邪任用  
右僕射陸繕以讒毀獲遣發病而死

十年三月震武庫時帝好兵頻年北伐內外虛  
竭將士勞敝旣克淮南又進圖彭汴毛喜切諫  
不納由是吳明徹諸軍皆沒遂失淮南之地武  
庫者兵器之所聚也而震之天戒若曰宜戢兵  
以安百姓帝不悟又大興軍旅其年六月又震  
太皇寺刹莊嚴寺露槃重陽閣東樓鴻臚府門  
太皇莊嚴二寺陳國奉佛之所重陽閣每所遊

宴鴻臚賓客禮儀之所在而同歲震者天戒若  
曰國威已喪不務脩德後必有恃佛道耽宴樂  
棄禮儀而亡國者陳之君臣竟不悟至後主之  
代災異屢起懼而於太皇寺捨身爲奴以祈冥  
助不恤國政耽酒色棄禮法不脩鄰好以取敗  
亡  
齊武平元年夏震丞相段孝先南門柱京房易  
傳曰震擊貴臣門及屋者不出三年佞臣被誅  
後歲和士開被戮



大水

東魏武定四年冬天雨水冰洪範五行傳曰陰之盛而凝滯也木者少陽貴臣象也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襲之木冰一名介介者兵之象也時司徒侯景制河南及神武不豫文襄懼其為亂而徵之景因舉兵反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並為景所執辱貴臣有害之應也其後左僕射慕容紹宗與景戰於渦陽俘斬五萬

後齊天保二年雨水冰三月初清河王岳為高歸彥所譖是歲以憂死

武平元年冬雨水冰明年二月又木冰時錄尚書事和士開專政其年七月太保琅邪王儼矯詔殺之領軍大將軍庫狄伏連尚書右僕射馮子琮並坐儼賜死九月儼亦遇害○六年七年頻歲春冬木冰其年周師入晉陽因平鄴都後主走青州貴臣死散州郡被兵者不可勝數  
大雨雹

梁中大通元年四月大雨雹洪範五行傳曰雹陰脅陽之象也時帝數捨身為奴拘信佛法為沙門所制木衣其平周朝人晉書因平清休陳大建二年六月大雨雹十年四月又大雨雹十三年九月又雨雹時始興王叔陵驕恣陰結死士圖為不逞帝又寵遇之故天三見變帝不悟及帝崩叔陵果為亂逆服妖後齊婁后臥疾寢衣無故自舉俄而后崩

文宣帝末年衣錦綺傅粉黛數為胡服微行市里粉黛者婦人之飾陽為陰事君變為臣之象也及帝崩太子嗣位被廢為濟南王又齊氏出自陰山胡服者將反初服也錦綵非帝王之法服微服者布衣之事齊亡之効也後主好令宮人以白越布折額狀如髮幘又為白蓋此二者喪禍之服也後主果為周武帝所滅父子同時被害

武平時後主於苑內作貧兒村親衣縵縷之服

而行乞其問以為笑樂多令人服烏衣以相執  
縛後主果為周所敗被虜於長安而死妃后窮  
困至以賣燭為業  
後周大象元年服冕二十有四旒車服旗鼓皆  
以二十四為節侍衛之官服五色雜以紅紫令  
天下車以大木為輪不施輻朝士不得佩綬婦  
人墨粧黃眉又造下帳如送終之具令五皇后  
各居其一實宗廟祭器於前帝親讀版而祭之  
又將五輅載婦人身率左右步從又倒懸雞及

碎瓦於車上觀其作聲以為笑樂皆服妖也帝  
尋暴崩而政由於隋周之法度皆悉改易

開皇中房陵王勇之在東宮及宜陽公王世積  
家婦人所服領巾製同槩幡軍幟婦人為陰臣  
象也而服兵幟臣有兵禍之應矣勇竟而遇害  
世積坐伏誅

雞禍

開皇中有人上書言頻歲已來雞鳴不鼓翅類  
腋下有物而妨之翮不得舉肘腋之臣當為變

矣書奏不省京房易飛候曰雞鳴不鼓翅國有大害其後大臣多被夷滅諸王廢黜太子幽廢大業初天下雞多夜鳴京房易飛候曰雞夜鳴急令又云昏而鳴百姓有事人定鳴多戰夜半鳴流血漫漫及中年已後軍國多務用度不足於是急令暴賦責成守宰百姓不聊生矣各起而爲盜戰爭不息屍骸被野

### 龜孽

開皇中掖庭宮每夜有人來挑宮人官司以聞

帝曰門衛甚嚴人何從而入當是妖精耳因戒宮人曰若逢但斫之其後有物如人夜半登牀宮人抽刀斫之若中枯骨其物落牀而走宮人逐之因入池而沒明日帝令涸池得一龜徑尺餘其上有刀迹殺之遂絕龜者水居而靈陰謀之象晉王詔媚宮掖求嗣之應云

### 青青青祥

陳禎明二年四月羣鼠無數自蔡洲岸入石頭淮至青塘兩岸數日死隨流出江近青祥也京

房易飛候曰鼠無故羣居不穴衆聚者其君死未幾而國亡

金沴木

陳天嘉六年秋七月儀賢堂無故自壓近金沴木也時帝盛脩宮室起顯德等五殿稱爲壯麗百姓失業故木失其性也儀賢堂者禮賢尚齒之謂無故自壓天戒若曰帝好奢侈不能用賢使能何用虛名也帝不悟明年竟崩

禎明元年六月宮內水殿若有刀鋸斫伐之聲其殿因無故而倒七月朱雀航又無故自沉時後主盛脩園囿不虔宗廟水殿者遊宴之所朱雀航者國門之大路而無故自壞天戒若曰宮室毀津路絕後主不悟竟爲隋所滅宮廟爲墟後齊孝昭帝將誅楊愔乘車向省入東門愔竿無故自折帝甚惡之歲餘而崩

河清三年長廣郡廳事梁忽剥若人狀太守惡而削去之明日復然長廣帝本封也木爲變不祥之兆其年帝崩

武平七年秋穆后將如晉陽向北宮辭胡太后  
至宮內門所乘七寶車無故陷入於地牛沒四  
足是歲齊滅後被虜于長安

後周建德六年青城門無故自崩青者東方色  
春宮之象也時皇太子無威儀禮節青城門無  
故自崩者皇太子不勝任之應帝不悟明年太  
子嗣位果爲無道周室危亡實自此始

大業中齊王暕於東都起第新構寢堂其楸無  
故而折時上無太子天下皆以暕次當立公卿  
屬望暕遂驕恣呼術者令相又爲厭勝之事堂  
楸無故自折木失其性姦謀之應也天見變以  
戒之暕不悟後竟得罪於帝

洪範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  
罰常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毛蟲之孽  
時則有犬禍故有口舌之痾有白眚白祥惟木  
沴金

言不從

梁武陵王紀僭即帝位建元曰天正永豐侯蕭

萬曆二十三年刊  
齊書卷之二十七  
三十一  
擣曰王不克矣昔桓玄年號大亨有識者以爲  
二月了而玄之敗實在仲春今日天正正之爲  
文一止其能久乎果一年而敗

後齊文宣帝時太子殷當冠詔令邢子才爲制  
字子才字之曰正道帝曰正一止也吾兒其晉  
乎子才請改帝不許曰天也因顧謂常山王演  
曰奪時任汝慎無殺也及帝崩太子嗣位常山  
果廢之而自立殷尋見害○武成帝時左僕射  
和士開言於帝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

紂竟亦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歡樂一日可  
以當千年無爲自勤約也帝悅其言彌加淫侈  
士開既導帝以非道身又擅權竟爲御史中丞  
所殺○武平中陳人寇彭城後主發言憂懼侍  
中韓長鸞進曰縱失河南猶得爲龜茲國子淮  
南今沒何足多慮人生幾何時但爲樂不須憂  
也帝甚悅遂耽荒酒色不以天下爲虞未幾爲

周所滅

武平七年後主爲周師所敗走至鄴自稱太上

皇傳位於太子恒改元隆化時人離合其字曰  
降死竟降周而死

周武帝改元爲宣政梁主蕭歸離合其字爲宇  
文亡日其年六月帝崩

宣帝在東宮時不脩法度武帝數撻之及嗣位  
摸其痕而大罵曰死晚也年又改元爲大象蕭  
歸又離合其字曰天子冢明年而帝崩

開皇初梁王蕭琮改元爲廣運江陵父老相謂  
曰運之爲字軍走也吾君當爲軍所走乎其後

琮朝京師而被拘留不反其叔父巖掠居人以  
叛梁國遂廢

文帝名皇太子曰勇晉王曰英秦王曰俊蜀王  
曰秀開皇初有人上書曰勇者一夫之用又千  
人之秀爲英萬人之秀爲俊斯乃布衣之美稱  
非帝王之嘉名也帝不省時人呼楊姓多爲羸  
者或言於上曰楊英反爲羸殃帝聞而不憚遽  
改之其後勇俊秀皆被廢黜煬帝嗣位終失天  
下卒爲楊氏之殃大業無常惡人曰文宇離合



煬帝即位號年曰大業識者惡之曰於字離合  
為大若者也尋而天下喪亂率土遭荼炭之酷  
焉史言公士曰尉英又為肅宗問而不對  
煬帝常從容謂秘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欲人  
諫若位望通顯而來諫我以求當世之名者彌  
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  
於地汝其知之時議者以為古先哲王之馭天  
下也明四目達四聰懸敢諫之鼓立書謗之木  
以開言者之路猶恐忠言之不至由是澤敷四

海慶流子孫而帝惡直言讐諫士其能久乎竟  
逢殺逆史云二平冬春旱六月西賊入洛陽  
旱天不降

梁天監元年大旱米斗五千人多餓死洪範五  
行傳曰若持亢陽之節興師動衆勞人過度以  
起城邑不顧百姓臣下悲怨然而心不能從故  
陽氣盛而失度陰氣沉而不附陽氣盛旱災應  
也初帝起兵襄陽破張沖敗陳伯之及平建康  
前後連戰百姓勞敝及即位後復與魏交兵不

止之應也

陳太建十二年春不雨至四月先是周師掠淮  
北始興王叔陵等諸軍敗績淮北之地皆沒於  
周蓋其應也

東魏天平四年并肆汾建晉絳秦陝等諸州大  
旱人多流散是歲齊神武與西魏戰於沙苑敗  
績死者數萬

東魏武定二年冬春旱先是西魏師入洛陽神  
武親帥軍大戰於芒山死者數萬

後齊天保九年夏大旱先是大發卒築長城四  
百餘里勞役之應也

乾明元年春旱先是發卒數十萬築金鳳聖應  
崇光三臺窮極侈麗不恤百姓亢陽之應也

河清二年四月并晉已酉五州旱是歲發卒築  
軹關突厥二十萬衆毀長城寇恒州

後主天統二年春旱是時大發卒起大明宮高  
開皇四年已後京師頻旱時遷都龍首建立宮  
室百姓勞敝亢陽之應也

大業四年燕代緣邊諸郡旱時發卒百餘萬築  
長城帝親巡塞表百姓失業道殣相望  
八年天下旱百姓流亡時發四海兵帝親征高  
麗六軍凍餓死者十八九  
十三年天下大旱時郡縣鄉邑悉遣築城發男  
女無少長皆就役  
詩妖

梁天監三年六月八日武帝講於重雲殿沙門  
誌公忽然起儻歌樂須臾悲泣因賦五言詩曰

樂哉三十餘悲哉五十裏但看八十三子地妖  
災起佞臣作欺妄賊臣滅君子若不信吾語龍  
時侯賊起且至馬中間銜悲不見喜梁自天監  
至于大同三十餘年江表無事至太清二年臺  
城陷帝享國四十八年所言五十裏也太清元  
年八月十三而侯景自懸瓠來降在丹陽之北  
子地帝惑朱异之言以納景景之作亂始自戊  
辰之歲至午年帝憂崩十年四月八日誌公於  
大會中又作詩曰兀尾狗子始著狂欲死不死

齧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患在汝陰死三湘橫  
尸一旦無人藏侯景小字狗子初自懸瓠來降  
懸瓠則古之汝南也巴陵南有地名三湘即景  
奔敗之所天監中茅山隱士陶弘景爲五言詩  
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不言昭陽殿忽作  
單于宮及大同之季公卿唯以談玄爲務夷甫  
平叔朝賢也侯景作亂遂居昭陽殿

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其後侯景破  
丹陽乘白馬以青絲爲羈勒 陳初有童謠曰

黃班青驄馬發自壽陽淚來時冬氣未去日春  
風始其後陳主果爲韓擒虎所敗擒虎本名擒  
獸黃班之謂也破建康之始復乘青驄馬往反  
時節皆相應

陳時江南盛歌王獻之桃葉之詞曰桃葉復桃  
葉度江不用楫但度無所苦我自迎接汝晉王  
伐陳之始置營桃葉山下及韓擒虎度江大將  
任蠻奴至新林以導北軍之應 公外宮美人賢  
陳後主造齊雲觀國人歌之曰齊雲觀寇來無

際畔功未畢而爲隋師所虜曰齊雲驢云來無  
禎明初後主作新歌詞甚哀怨令後宮美人習  
而歌之其辭曰玉樹後庭花花開不復久時人  
以歌識此其不久兆也○齊神武始移都於鄴  
時有童謠云可憐青雀子飛入鄴城裏作窠猶  
未成舉頭失鄉里寄書與婦母好看新婦子魏  
孝靜帝者清河王之子也后則神武之女鄴都  
宮室未備即逢禪代作窠未成之効也孝靜尋  
崩文宣以后爲太原長公主降於楊愔時婁后  
尚在故言寄書於婦母新婦子斥后也

武帝中有童謠云百尺高竿摧折水底燃燈澄  
滅高者齊姓也澄文襄名五年神武崩摧折之  
應七年文襄遇盜所害澄滅之徵也

天寶中陸灋和入國書其屋壁曰十年天子爲  
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迭代坐時文  
宣帝享國十年而崩廢帝嗣立百餘日用晉厥  
位孝昭即位一年而崩此其効也○武帝元年  
童謠曰瓜截尾你欲除我我除你其年四月隴

東王胡長仁謀遣刺客殺和士開事露返爲士  
開所譖死○二年童謠曰和士開七月三十日  
將你向南臺小兒唱訖一時拍手云殺却至七  
月二十五日御史中丞琅邪王儼執士開送於  
南臺而斬之是歲又有童謠曰七月刈禾傷早  
九月喫餠正好十月洗蕩飯瓮十一月出却趙  
老七月士開被誅九月琅邪王遇害十一月趙  
彥深出爲西兗州刺史

武平末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清樽但滿酌時穆  
后母子淫僻干預朝政時人患之穆后小字黃  
花尋逢齊亡欲落之應也

鄴中又有童謠曰金作掃帚玉作把淨掃殿屋  
迎西家未幾周師入鄴

周初有童謠曰白楊樹頭金雞鳴祇有阿舅無  
外甥靜帝隋氏之甥旣遜位而崩諸舅強盛

周宣帝與宮人夜中連臂蹋蹠而歌曰自知身  
命促把燭夜行遊帝即位二年而崩

開皇十年高祖幸并州宴秦孝王及王子相帝

爲四言詩曰紅顏詎幾玉貌須臾一朝花落白  
髮難除明年後歲誰有誰無明年而子相卒十  
八年而秦孝王薨

大業十一年煬帝自京師如東都至孝樂宮飲  
酒大醉因賦五言詩其卒章曰徒有歸飛心無  
復因風力令美人再三吟詠帝泣下霑襟侍御  
者莫不欷歔帝因幸江都復作五言詩曰求歸  
不得去真成遭箇春鳥聲爭勸酒梅花笑殺人  
帝以三月被弒即遭春之應也是年盜賊蜂起

道路隔絕帝懼遂無還心帝復夢二豎子歌曰  
住亦死去亦死未若乘船度江水由是築居丹  
陽將居焉功未就而帝被殺○大業中童謡曰  
桃李子鴻鵠遼陽山宛轉花林裏莫浪語誰道  
許其後李密坐楊玄感之逆爲吏所拘在路逃  
叛潛結羣盜自陽城山而來襲破洛口倉後復  
屯兵苑內莫浪語密也字文化及自號許國尋  
亦破滅誰道許者蓋驚疑之辭也  
毛蟲之孽

梁武帝中大同元年邵陵王綸在南徐州卧内  
方晝有狸鬪於欄上墮而獲之太清中遇侯景  
之亂將兵援臺城至鍾山有螫熊無何至齧綸  
所乘馬毛蟲之孽也綸尋爲王僧辯所敗亡至  
南陽爲西魏所殺  
中大同中每夜狐鳴闕下數年乃止京房易飛  
候曰野獸羣鳴邑中且空虛俄而國亂丹陽死  
喪略盡

陳禎明初狐入牀下捕之不獲京房易飛候曰  
狐入君室室不居未幾而國滅

東魏武定三年九月豹入鄴城南門格殺之五  
年八月豹又上銅雀臺京房易飛候曰野獸入  
邑及至朝廷若道上官府門有大害君亡是歲  
東魏師敗於玉壁神武遇疾崩

後齊武平二年有兔出廟社之中京房易飛候  
曰兔入王室其君亡案廟者祖宗之神室也後  
五歲周師入鄴後主東奔○武平末并肆諸州  
多狼而食人洪範五行傳曰狼貪暴之獸大體



以白色為主兵之表也又似犬近犬禍也京房  
易傳曰君將無道害將及人去之深山以全身  
厥妖狼食人時帝任用小人競為貪暴殘賊人  
物食人之應尋為周軍所滅兵之象也

武平中朔州府門外無何有小兒腳跡又擁土  
為城雉之狀時人恠而察之乃狐媚所為漸流  
至并鄴與武定三年同占是歲南安王思好起  
兵於北朔直指并州為官軍所敗鄭子饒羊法  
嵩等復亂山東

### 犬禍

後齊天保四年鄴中及頓丘並有犬與女子交  
洪範五行傳曰異類不當交而交詩亂之氣犬  
交人為犬禍犬禍者亢陽失衆之應也時帝不  
恤國政恩澤不流於其國

後主時犬為開府儀同雉者有夫人郡君之號  
給兵以奉養食以梁肉藉以茵蓐天奪其心爵  
加於犬近犬禍也天意若曰卿士皆類犬後主  
不悟遂以取滅

後周保定三年有大生子鬻已後分爲兩身二尾六足犬猛畜而有爪牙將士之象也時宇文護與侯任侯龍等等有謀懷貳犬體後分此其應也謂大爲開氣者同批皆以夫人爲貳之說大業元年鴈門百姓間犬多去其主羣聚於野形頓變如狼而噉噬行人數年而止五行傳曰犬守禦者也而今去其主臣不下附之象形變如狼狼色白爲主兵之應也其後帝窮兵黷武勞役不息天戒若曰無爲勞役守禦之臣將叛

而爲害帝不悟遂起長城之役續有西域遼東之舉天下怨叛及江都之變並宿衛之臣也

白青白祥

梁大同二年地生白毛長二尺近白祥也孫盛以爲勞人之異先是大發卒築浮山堰功費鉅億功垂就而復潰者數矣百姓厭役吁嗟滿道齊河清元年九月滄洲及長城之下地多生毛或白或黑長四五寸近白祥也時北築長城內興三臺人苦勞役謂兩寺收髮單衣皆三又給

開皇六年七月京師雨毛如髮尾長者三尺餘  
短者六七寸京房易飛候曰天雨毛其國大飢  
是時關中旱米粟涌貴○後齊天統初岱山封  
禪壇玉壁自出近白祥也岱山王者易姓告代  
之所玉壁所用幣而自出將有易姓者用幣之  
象其後齊亡地入于周及高祖受周禪天下一  
統焚柴太山告祠之應也

武平三年白水巖下青石壁傍有文曰齊亡走  
人改之爲上延後主以爲嘉瑞百寮畢賀後周  
師入國後主果棄鄴而走

開皇十七年石墮於武安滏陽間十餘洪範五  
行傳曰石自高墮者君將有危殆也後七載帝  
崩

開皇末高祖於宮中埋二小石於地以誌置牀  
之所未幾變爲玉劉向曰王者至貴也賤將爲  
貴之象及大業末盜皆僭名號

大業十三年西平郡有石文曰天子立千年百  
寮稱賀有識者尤之曰千年萬歲者身後之意

也今稱立千年者禍在非遠明年而帝被殺  
木沴金三五西平張氏文曰天子也千五百  
梁大同十二年曲阿建陵隧口石麒麟動木沴  
金也動者遷移之象天戒若曰園陵無主石麟  
將爲人所徙也後竟國亡小石此  
後齊河清四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擊眭孟以  
爲石陰類下人象殿上石自起者左右親人離  
叛之應及周師東伐寵臣尉相願乞扶貴和允  
弟韓建業之徒皆叛入周

梁大同十二年正月送辟邪二千建陵左雙角  
者至陵所右獨角者將引于車上振躍者三車  
兩轅俱折因換車未至陵二里又躍者三每一  
振則車側人莫不聳奮去地三四尺車輪陷入  
土三寸木沴金也劉向曰失衆心令不行言不  
從以亂金氣也石爲陰臣象也臣將爲變之應  
梁武暮年不以政事爲意君臣唯講佛經談玄  
而已朝綱紊亂令不行言不從之咎也其後果  
致侯景之亂

周建德元年濮陽郡有石像郡官令載向府將  
刮取金在道自躍投地如此者再乃以大繩縛  
著車壁又絕繩而下時帝既滅齊又事淮南征  
伐不息百姓疲敝失衆心之應也

志第十七 五行上 隋書二十二 五行上  
志第十七 五行上 隋書二十二 五行上

志第十八 五行下 隋書二十三 五行下

大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奉勅撰

洪範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知厥咎舒厥  
罰常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羽蟲之孽  
故有羊禍故有目疾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不  
常燠

後齊天保八年三月大熱人或暍死劉向五行  
傳曰視不明用近習賢者不進不肖不退百職

廢壞庶事不從其過在政教舒緩時帝狂躁荒  
淫無度之應平三民大憚人短詛及隘向五林  
草妖

高祖時上黨有人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之不  
得去宅一里所但見人參一本枝葉峻茂因掘  
去之其根五尺餘具體人狀呼聲遂絕蓋草妖  
也視不明之咎時晉王陰有奪宗之計諂事親  
要以求聲譽譖皇太子高祖惑之人參不當言  
有物憑之上黨黨與也親要之人乃黨晉王而

譖太子高祖不悟聽邪言廢無辜有罪用因此  
而亂也

羽蟲之孽

梁中大同元年邵陵王綸在南徐州坐聽事有  
野鳥如戴數百飛屋梁上彈射不中俄頃失所  
在京房易飛候曰野鳥入君室其邑虛君亡之  
他方後綸爲湘東王所襲竟致奔亡爲西魏所  
殺

侯景在梁將受錫命陳備物於庭有野鳥如山

鵲赤觜集於冊書之上鵠鷓鳴於殿與中大同  
元年同占景尋敗將亡入海中爲羊鷓所殺  
陳後主時蔣山有衆鳥鼓翼而鳴曰柰何帝京  
房易飛候曰鳥鳴門闕如人音邑且亡蔣山吳  
之望也鳥於二鳴吳空虛之象及陳亡建康爲  
墟又陳未亡時有一足鳥集於殿庭以觜畫地  
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成灰獨足者叔寶  
獨行無衆之應盛草成灰者陳政蕪穢被隋火  
德所焚除也叔寶至長安館於都水臺上高臺

之義也

後齊孝昭帝即位之後有雉飛上御座占同中  
大同元年又有鳥止於後園其色赤形似鴨而  
有九頭其年帝崩

天統三年九月萬春鳥集仙都苑京房易飛候  
曰非常之鳥來宿於邑中邑有兵周師入鄴之  
應也

武成胡后生後主初有梟升后帳而鳴梟不孝  
之鳥不祥之應也後主嗣位胡后淫亂事彰遂

幽后於北宮焉  
武平七年有鶴巢太極殿又巢并州嘉陽殿雉  
集晉陽宮御座獲之京房易飛候曰鳥無故巢  
居君門及殿屋上邑且虛其年國滅  
周大象三年二月有禿鷲集洛陽宮太極殿其  
年帝崩後宮常虛

開皇初梁主蕭琮新起後有鴝鳥集其帳隅未  
幾琮入朝被留於長安梁國遂廢

大業末京師宮室中恒有鴻鴈之類無數翔集  
其間俄而長安不守

十三年十一月烏鵲巢帝帳幄驅不能止帝尋

逢弒

羊禍

開皇十二年六月繁昌楊悅見雲中二物如羝  
羊黃色大如新生犬鬪而墜悅獲其一數旬失  
所在近羊禍也洪範五行傳曰君不明逆火政  
之所致也狀如新生犬者羔類也雲體掩蔽邪  
佞之象羊國姓羔羊子也皇太子勇既升儲貳



晉王陰毀而被廢黜三羔鬪六羔墜之應也  
恭帝義寧二年麟遊太守司馬武獻羊羔生而  
無尾時議者以爲楊氏子孫無後之象是歲煬  
帝被殺於江都恭帝遜位  
赤眚赤祥  
梁天監十五年七月荆州市殺人而身不僵首  
墮于地動口張目血如竹箭直上丈餘然後如  
雨細下是歲荆州大旱近赤祥冤氣之應  
陳太建十四年三月御座幄上見一物如車輪

色正赤尋而帝患無故大叫數聲而崩

至德三年十二月有赤物墮于太極殿前初下  
時鐘皆鳴又嘗進白飲忽變爲血又有血霑殿  
階瀝瀝然至御榻尋而國滅

後齊河清二年太原雨血劉向曰血者陰之精  
傷害之象僵尸之類也 明年周師與突厥入

并州大戰城西伏屍百餘里京房易飛候曰天  
雨血染衣國亡君戮亦後主亡國之應  
四年三月有物墮于殿庭色赤形如數斗器衆

星隨者如小鈴四月婁太后崩  
武平中有血點地自咸陽王斛律明月宅而至  
於太廟大將社稷之臣也後主以讒言殺之天  
戒若曰殺明月則宗廟隨而覆矣後主不悟國  
祚竟絕  
洪範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  
罰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有魚孽有彘禍有黑  
青黑祥惟火沴水

寒

東魏武定四年二月大寒人畜凍死者相望於  
道京房易飛候曰誅過深當燠而寒是時後齊  
神武作相先是爾朱文陽等謀害神武事泄伏  
誅諸與交通者多有濫死

河清元年歲大寒京房易傳曰有德遭險茲謂  
逆命厥異寒讖曰殺無罪其寒必異是時帝淫  
於文宣李后因生子后愧恨不舉之帝大怒於  
后前殺其子太原王紹德后大哭帝俛后而撻  
殺之投於水中良久乃蘇寃酷之應

梁天監三年二月六年三月並隕霜殺草京房  
易傳曰興兵妄誅謂亡法厥罰霜是時大發卒  
拒魏軍於鍾離連兵數歲○大同二年六月胸  
山隕霜異寒並曰無罪其大凶異是都守  
陳太建十年八月隕霜殺稻菽是時大興師選  
衆遣將吳明徹與周師相拒於呂梁

鼓妖

梁天監四年十一月天清明西南有電光有雷  
聲二易曰鼓之以雷霆霆近鼓妖洪範五行傳

曰雷霆託於雲猶君之託於人也君不恤於天  
下故兆人有怨叛之心也是歲交州刺史李凱  
舉兵反  
十九年九月西北隱隱有聲如雷赤氣下至地  
是歲盜殺東莞琅邪二郡守以胸山引魏軍  
中大通六年十二月西南有聲如雷其年北梁  
州刺史蘭欽舉兵反

陳太建二年十二月西北有聲如雷其年湘州  
刺史華皎舉兵反齊天保四年四月西南有聲

如雷是時帝不恤天下興師旅四月西南有聲  
後周建德六年正月西方有聲如雷未幾吐谷  
渾寇邊  
開皇十四年正月旦鄜州連雲山有聲如雷是  
時五羌反叛侵擾邊鎮二十年無雲而雷京房  
易飛候曰國將易君下人不靜小人先命國凶  
有兵甲後數歲帝崩漢王諒舉兵及徙其黨數  
十萬家大業中滏陽石鼓頻歲鳴其後天下大  
亂兵戎並起

### 魚孽

梁大同十年三月帝幸朱方至四壑中及玄武  
湖魚皆驤首見於上若望乘輿者帝入宮而沒  
洪範五行傳曰魚陰類也下人象又有鱗甲兵  
之應也下人將舉兵圍宮而睥睨乘輿之象也  
後果有侯景之亂

齊神武武平七年相州鷓鴣泊魚盡飛去而水  
涸洪範五行傳曰急之所致魚陰類下人象也  
晏子曰河伯以水爲國以魚爲百姓水涸魚飛

國亡人散之象明年而國亡  
後周大象元年六月陽武有鯉魚乘空而鬪猶  
臣下興起小人從之而鬪也明年帝崩國失政  
尉迴起兵相州高祖遣兵擊敗之

開皇十七年大興城西南四里有袁村設佛會  
有老翁皓首白裙襦衣來食而去衆莫識追而  
觀之行二里許不復見但有一陂中有白魚長  
丈餘小魚從者無數人爭射之或弓折弦斷後  
竟中之剖其腹得秬飯始知此魚向老翁也後

數日漕渠暴溢射人皆溺死

大業十三年淮陽郡驅人入子城鑿斷羅郎郭  
至女垣之下有穴其中得鯉魚長七尺餘昔魏  
嘉平四年魚集武庫屋上王肅以爲魚生於水  
而亢於屋水之物失其所也邊將殆棄甲之變  
後果有東闕之敗是時長白山賊寇掠河南月  
餘賊至城下郡兵拒之反爲所敗男女死者萬  
餘人

蟲妖

萬曆二十三年刊

續書志卷十八

七

梁大同初大蝗離門松柏葉皆盡洪範五行傳  
曰介蟲之孽也與魚同占京房易飛候曰食祿  
不益聖化天視以蟲蟲無益於人而食萬物也  
是時公卿皆以虛澹爲美不親職事無益食物  
之應也  
後齊天保八年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蝗畿人  
皆祭之帝問魏尹丞崔叔瓚曰何故蟲叔瓚對  
曰五行志云土功不時則蝗蟲爲災今外築長  
城內脩三臺故致災也帝大怒毆其頰擢其髮

溷中物塗其頭役者不止九年山東又蝗十年  
幽州大蝗洪範五行傳曰刑罰暴虐貪饕不厭  
興師動衆取城脩邑而失衆心則蟲爲災是時  
帝用刑暴虐勞役不止之應也  
後周建德二年關中大蝗

開皇十六年并州蝗時秦孝王俊哀刻百姓盛  
脩邸第後竟獲譴而死  
彘禍  
開皇末渭南有沙門三人行投陔法於人場圃

之上夜見大豕來詣其所小豕從者十餘謂沙  
門曰阿練我欲得賢聖道然猶負他一命言罷  
而去賢聖道者君上之所行也皇太子勇當嗣  
業行君上之道而被囚廢之象也一命者言爲  
煬帝所殺

開皇末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中聞二豕對語  
其一曰歲將盡阿耶明日殺我供歲何處避之  
一答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而去天將曉主  
人覓豕不得意是宿客而詰之宿客言狀主人

如其言而得豕其後蜀王秀得罪帝將殺之平  
樂公主每匡救得全後數年而帝崩歲盡之應  
黑眚黑祥  
梁承聖三年六月有黑氣如龍見於殿內近黑  
祥也黑周所尚之色今見於殿內周師入梁之  
象其年爲周所滅帝亦遇害

陳太建五年六月西北有黑雲屬地散如猪者  
十餘洪範五行傳曰當有兵起西北時後周將  
王軌軍於呂梁明年擒吳明徹軍皆覆沒

火沴水火曰炎四平餘吳即將軍皆靈效  
後齊河清元年四月河濟清襄楷曰河諸侯之  
象應濁反清諸侯將爲天子之象是後十餘歲  
隋有天下周世宗亦靈言  
大業三年武陽郡河清數里鏡澈十二年龍門  
又河清後二歲大唐受禪黃巢具於煥內並黑  
陳太建十四年七月江水赤如血自建康西至  
荊州禎明中江水赤自方州東至海洪範五行  
傳曰火沴水也法嚴刑酷傷水性也五行變節

陰陽相干氣色繆亂皆敗亂之象也京房易占  
曰水化爲血兵且起是時後主初即位用刑酷  
暴之應其後爲隋師所滅曰人言晉漢之亂也  
禎明二年四月郢州南浦水黑如墨黑水在關  
中而今淮南水黑荆揚州之地陷於關中之應  
後周大象元年六月咸陽池水化爲血與陳太  
建十四年同占是時刑罰嚴急未幾國亡錄文  
洪範五行傳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厥咎瞽厥  
罰常風厥極凶短折有脂夜之妖有華孽有牛



禍有心腹之痾有黃青黃祥木金水火沴上干  
常風五言對曰思心不容是情不聖則谷者  
梁天監六年八月戊戌大風折木京房易飛候  
曰角曰疾風天下昏不出三月中兵必起是歲  
魏軍入鍾離水黑無影  
承聖三年十一月癸未帝閱武於南城北風大  
急普天昏闇洪範五行傳曰人君瞽亂之應時  
帝既平侯景公卿咸勸帝反丹陽帝不從又多  
猜忌有瞽亂之行故天變應之以風是歲爲西

### 魏滅

陳天嘉六年七月癸未大風起西南吹倒靈臺  
候樓洪範五行傳以爲大臣專恣之咎時太子  
冲幼安成王頊專政帝不時抑損明年崩皇太  
子嗣位頊遂廢之  
太建十二年六月壬戌大風吹壞臯門中闥十  
二年九月夜又風發屋拔樹始興王叔陵專恣  
之應  
至德中大風吹倒朱雀門自西北然

禎明三年六月丁巳大風自西北激濤水入石頭淮是時後主任司馬申誅戮忠諫沈客卿施文慶專行邪僻江總孔範等崇長淫縱杜塞聰明瞽亂之咎

後齊河清二年大風三旬乃止時帝初委政佞臣和士開專恣日甚

天統三年五月大風晝晦發屋拔樹天變再見而帝不悟明年帝崩後主詔内外表奏皆先詣士開然後聞徹趙郡王叡馮翊王潤按士開驕

恣不宜仍居內職反爲士開所譖叡竟坐死士開出入宮掖生殺在口尋爲琅邪王儼所誅七年三月大風起西北發屋拔樹五日乃止時高阿那瓌駱提婆等專恣之應

開皇二十年十一月京都大風發屋拔樹秦隴壓死者千餘人地大震鼓皆應淨刹寺鐘三鳴佛殿門鎖自開銅像自出戶外鐘鼓自鳴者近鼓妖也楊雄以爲人君不聰爲衆所惑空名得進則鼓妖見時獨孤皇后干預政事左僕射楊

素權傾人主帝聽二人之讒而黜僕射高頴廢太子勇爲庶人晉王鈞虛名而見立思心替亂陰氣盛之象也鎖及銅像並金也金動木震之水沴金之應洪範五行傳曰失衆心甚之所致也高頴楊勇無罪而咸廢黜失衆心也○仁壽二年西河有胡人乘騾在道忽爲迴風所飄并一車上千餘尺乃墜皆碎焉京房易傳曰衆德乃潛厥異風後二載漢王諒在并州騎之象也升空而墜顛隕之

潛謀逆

應也天戒若曰無

終當覆敗而諒不

悟及高祖崩諒發兵反州縣響應衆至數十萬月餘而敗

夜妖

梁承聖二年十月丁卯大風晝晦天地昏暗近夜妖也京房易飛候曰羽日風天下昏人大疾不然多寇盜三年爲西魏所滅

陳禎明三年正月朔旦雲霧晦冥入鼻辛酸後主昏昧近夜妖也洪範五行傳曰王失中臣下

強盛以蔽君明則雲陰是時北軍臨江柳莊任  
蠻奴並進中欵後主惑佞臣孔範之言而昏闇  
不能用以至覆敗

東魏武定四年冬大霧六日晝夜不解洪範五  
行傳曰晝而晦冥若夜者陰侵陽臣將侵君之  
象也明年元瑾劉思逸謀殺大將軍之應

周大象二年尉迴敗於相州坑其黨與數萬

豫園其處每聞鬼夜哭聲洪範五行傳曰  
哭者死亡之表近夜妖也鬼而夜哭者將有死

亡之應京房易飛候曰鬼夜哭國將亡明年周  
氏王公皆見殺周室亦亡

仁壽中仁壽宮及長城之下數聞鬼哭尋而獻  
后及帝相次而崩於仁壽宮

大業八年楊玄感作亂於東都尚書樊弓蓋坑  
其黨與於長夏門外前後數萬泊于末年數聞  
其處鬼哭有呻吟之聲與前同占其後王世充  
害越王侗於洛陽

華孽

後齊武平元年槐華而不結實槐三公之位也  
華而不實萎落之象至明年錄尚書事和士開  
伏誅隴東王胡長仁太保琅邪王儼皆遇害左  
丞相段韶薨

陳後主時有張貴妃孔貴嬪並有國色稱爲妖  
艷後主惑之寵冠宮掖每充侍從詩酒爲娛一  
入後庭數旬不出荒淫侈靡莫知紀極府庫空  
竭頭會箕歛天下怨叛將士離心敵人鼓行而  
進莫有死戰之士女德之咎也及敗亡之際後

主與此姬俱投於井隋師執張貴妃而戮之以  
謝江東洪範五行傳曰華者猶榮華容色之象  
也以色亂國故謂華孽

齊後主有寵姬馮小憐慧而有色能彈琵琶尤  
工歌舞後主惑之拜爲淑妃選綵女數千爲之  
羽從一女之飾動費千金帝從禽於三堆而周  
師大至邊吏告急相望於道帝欲班師小憐意  
不已更請合圍帝從之由是遲留而晉州遂陷  
後與周師相遇於晉州之下坐小憐而失機者

數矣因而國滅齊之士庶至今咎之而犬豕

牛禍

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烹牛忽有赤蛇繞牛口牛禍之象類言之又爲龍蛇之孽魯宣公三年郊牛之口傷時謂爲天不享棄宣公也五行傳曰逆君道傷故有龍蛇之孽是時紀雖以赴援爲名而實妄自尊亢思心之咎神不享君道傷之應果爲元帝所敗

後齊武平二年并州獻五足牛牛禍也洪範五

行傳曰牛事應宮室之象也帝尋大發卒於仙都苑穿地築山樓殿間起窮華極麗功始就而亡國

後周建德六年陽武有獸三狀如水牛一黃一赤一黑赤與黑者鬪久之黃者自傍觸之黑者死黃赤俱入于河近牛禍也黑者周之所尚色死者滅亡之象後數戰周果滅而隋有天下旗牲尚赤戎服以黃

大業初恒山有牛四脚膝上各生一蹄其後建

東都築長城開溝洫啾唧土合土一經其勢  
心腹之病如以黃

陳禎明三年隋師臨江後主從容而言曰齊兵  
三來周師再來無復摧敗彼何爲者都官尚書  
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北軍  
豈能飛度耶臣每患官卑彼若度來臣爲太尉  
矣後主大悅因奏妓縱酒賦詩不輟心腹之病  
也存亡之機定之俄頃君臣旰食不暇後主已  
不知懼孔範從而蕩之天奪其心曷能不敗陳

國遂亡範亦遠徙受罪之  
齊文宣帝嘗宴於東山投杯赫怒下詔西伐極  
陳甲兵之盛旣而泣謂羣臣曰黑衣非我所制  
卒不行有識者以帝精魄已亂知帝祚之不永  
帝後竟得心疾耽荒酒色性忽狂暴數年而崩  
武成帝丁太后憂緋袍如故未幾登三臺置酒  
作樂侍者進白袍帝大怒投之臺亦未幾而崩  
黃雀黃祥颶災不歸  
梁大同元年天雨土二年天雨灰其色黃近黃

祥也京房易飛候曰聞善不及茲謂不知厥異黃厥咎龍厥災不嗣蔽賢絕道之咎也時帝自以爲聰明博達惡人勝已又篤信佛法捨身爲奴絕道蔽賢之罰也  
大寶元年正月天雨黃沙二年簡文帝夢丸土而吞之尋爲侯景所廢以土囊壓之而斃諸子遇害不嗣之應也  
陳後主時夢黃衣人圍城後主惡之遶城橘樹盡伐去之隋高祖受禪之後上下通服黃衣未

幾隋師攻圍之應也

始其來也景福

後周大象二年正月天雨黃土移時乃息與大同元年同占時帝昏狂滋甚明年而崩至于靜帝用遜厥位絕道不嗣之應也  
開皇二年京師雨土是時帝懲周室諸侯微弱以亡天下故分封諸子並爲行臺專制方面失土之故有土氣之祥其後諸王各謀爲逆亂京房易飛候曰天雨土百姓勞苦而無功其時營都邑後起仁壽宮頽山堙谷丁匠死者太半



裸蟲之孽

梁太清元年丹陽有莫氏妻生男眼在頂上大如兩歲兒墜地而言曰兒是旱疫鬼不得住母曰汝當令我得過疫鬼曰有上官何得自由母可急作絳帽故當無憂母不暇作帽以絳繫髮自是旱疫者二年揚徐兗豫尤甚莫氏鄉鄰多以絳免他土効之無驗

大寶二年京口人於藏兒年五歲登城西南角大樓打鼓作長江柁鼓兵象也是時侯景亂江

南

陳永定三年有人長三丈見羅浮山通身潔白衣服楚麗京房占曰長人見亡後二歲帝崩後主爲太子時有婦人突入東宮而大言曰畢國主後主立而祚終之應也

至德三年八月建康人家婢死埋之九日而更生有牧牛人聞而出之  
禎明二年有船下忽聞人言曰明年亂視之得死嬰兒長二尺而無頭明年陳滅

齊天保中臨漳有婦人產子二頭共體是後政  
由姦佞上下無別兩頭之應也  
後主時有桑門貌若狂人見烏則向之作禮見  
沙門則毆辱之烏周色也未幾齊爲周所吞滅  
除佛法  
後周保定三年有人產子男陰在背上如尾兩  
足指如獸爪陰不當生於背而生於背者陰陽  
反覆君臣顛倒之象人足不當有爪而有爪者  
將致攫人之變也是時晉蕩公宇文護專擅朝

政征伐自己陰懷篡逆天戒若曰君臣之分已  
偵矣將行攫噬之禍帝見變而悟遂誅晉公親  
萬機躬節儉克平齊國號爲高祖轉禍爲福之  
効也

武帝時有強練者佯狂持一瓠至晉蕩公護門  
而擊破之曰身尚可子苦矣時護專政因朝太  
后帝擊殺之發兵捕其諸子皆被楚毒而死強  
練又行乞於市人或遺之粟麥輒以無底甌受  
之因大笑曰盛空未幾周滅高祖移都長安城

爲墟矣。開皇六年霍州有老翁化爲猛獸，以無刃布受七年相州有桑門變爲蛇尾繞樹而自抽長二丈許。如之曰：此皆何苦矣。仁壽四年有人長數丈見於應門，其迹長四尺五寸。其年帝崩。○大業元年鴈門人房回安母年百歲額上生角長二寸。洪範五行傳曰：婦人陰象也，角兵象也。下反上之應，是後天下果大亂。陰戎圍帝於鴈門。

四年鴈門宋谷村有婦人生一肉卵大如斗，埋之後數日所埋處雲霧盡合，從地雷震而上視之，洞穴失卵所在。

六年趙郡李來王家婢產一物大如卵。

六年正月朔旦有盜衣白練裙襦，手持香花，自稱彌勒佛出世，入建國門，奪衛士仗，將爲亂。齊王暕遇而斬之。後三年楊玄感作亂，引兵圍洛陽，戰敗伏誅。

八年有澄公者若狂人，於東都大叫唱賊，帝聞

而惡之明年玄感舉兵圍洛陽大和留相  
十二年澄公又叫賊李密逼東都孟讓燒豐都  
市而去  
九年帝在高陽唐縣人宋子賢善爲幻術每夜  
樓上有光明能變作佛形自稱彌勒出世又懸  
大鏡於掌上紙素上畫爲蛇爲獸及人形有人  
來禮謁者轉側其鏡遣觀來生形像或映見紙  
上蛇形子賢輒告云此罪業也當更禮念又令  
禮謁乃轉人形示之遠近感信日數百千人遂

潛謀作亂將爲無遮佛會因舉兵欲襲擊乘輿  
事泄鷹揚郎將以兵捕之夜至其所透其所居  
但見火坑兵不敢進郎將曰此地素無坑止妖  
妄耳及進無復火矣遂擒斬之并坐其黨與千  
餘家其後復有桑門向海明於扶風自稱彌勒  
佛出世潛謀逆亂人有歸心者輒獲吉夢由是  
人皆惑之三輔之士翕然稱爲大聖因舉兵反  
衆至數萬官軍擊破之京房易飛候曰妖言動  
衆者茲謂不信路無人行不出三年起兵自是

天下大亂路無人行入不出生不出三年武兵自是  
木金水火沴土梁如之京氣是派刻曰放言也  
梁天監五年十一月京師地震木金水火沴土  
也洪範五行傳曰臣下盛將動而為害京房易  
飛候曰地動以下十一月者其邑飢亡時交州  
刺史李凱舉兵反明年霜歲險人飢○普通三  
年正月建寧地震是時義州刺史文僧朗以州  
叛○六年十二月地震京房易飛候曰地冬動  
有音以十二月者其邑有行兵是時帝令豫章

王琮將兵北伐○中大通五年正月建康地震  
京房易飛候曰地以春動歲不昌是歲大水百  
姓飢饉

大同三年十一月建康地震京房易飛候曰地  
震以十一月邑有大喪及飢亡明年霜為災百  
姓飢

三年十月建康地震是歲會稽山賊起  
七年二月建康地震是歲交州人李賁舉兵逐  
刺史蕭諮

九年閏正月地震李賁自稱皇帝署置百官

太清三年四月建康地震時侯景自爲大丞

相錄尚書事帝所須不給是月以憂憤崩

陳永定二年五月建康地震時王琳立蕭莊於

郢州

太建四年十一月地震陳寶應反閩中

禎明元年正月地震施文慶沈客卿專恣之應

也

東魏武定二年十一月西河地陷而且然京房

易妖占曰地自陷其君亡祖暭曰火陽精也地

者陰主也地然越陰之道行陽之政臣下擅恣

終以自害時後齊神武作宰而侯景專擅河南

後二歲神武果崩景遂作亂而自取敗亡之應

○後齊河清二年并州地震和士開專恣之應

後周建德二年涼州地頻震城郭多壞地裂出

泉京房易妖占曰地分裂羌夷叛時吐谷渾頻

寇河西

開皇十四年五月京師地震京房易飛候曰地

動以夏五月人流亡是歲關中飢帝令百姓就糧於關東

仁壽二年四月歧雍地震京房易飛候曰地動以夏四月五穀不熟人大飢  
三年梁州就谷山崩洪範五行傳曰崩散落背叛不事土之類也梁州爲漢地明年漢王諒舉兵反

大業七年砥柱山崩雍河逆流數十里劉向洪範五行傳曰山者君之象水者陰之表人之類也天戒若曰君人擁威重將崩壞百姓不得其所時帝興遼東之師百姓不堪其役四海怨叛帝不能悟卒以滅亡

洪範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眚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有龍蛇之孽有馬禍  
雲陰  
開皇二十年十月久陰不雨劉向曰王者失中臣下強盛而蔽君明則雲陰是時獨孤后遂與

楊素陰譖太子勇廢爲庶人

射妖

東魏武定四年後齊神武作宰親率諸軍攻西魏於玉壁其年十一月帝不豫班師將士震懼皆曰韋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西魏下令國中曰勁弩一發凶身自殞神武聞而惡之其疾暴增近射妖也洪範五行傳曰射者兵戎禍亂之象氣逆天則禍亂將起神武行殿中將軍曹魏諫曰王以死氣逆生氣爲客不利主人則可

帝不從頓軍五旬頻戰沮衄又聽狐虛之言於城北斷汾水起土山其處天險千餘尺功竟不就死者七萬氣逆天之咎也其年帝崩明年王思政擾河南

武平後主自并州還鄴至八公嶺夜與左右歌而行有一人忽發狂意後主以爲狐媚伏草中彎弓而射之傷數人幾中後主後主執而斬之其人不自覺也狐而能媚獸之妖妄也時帝不恤國政專與內人闍豎酣歌爲樂或衣縑縷衣



行乞爲娛此妖妄之象人又射之兵戎禍亂之  
應也未幾而國滅而指獸燔之妖妄也却帝不  
龍蛇之孽之類也人災中於主則主降而神之  
梁天監二年北梁州潭中有龍鬪潰霧數里龍  
蛇之孽洪範五行傳曰龍獸之難害者也天之  
類君之象天氣害君道傷則龍亦害鬪者兵革  
之象也京房易飛候曰衆心不安厥妖龍鬪是  
時帝初即位而有陳伯之劉季連之亂國內危  
懼

普通五年六月龍鬪于曲阿王陂因西行至建  
陵城所經之處樹木皆折開數十丈與天監二  
年同占經建陵而樹木折者國有兵革之禍園  
陵殘毀之象時帝專以講論爲務不崇耕戰將  
輕而卒惰君道旣傷故有龍孽之應帝殊不悟  
至太清元年黎州水中又有龍鬪波浪涌起雲  
霧四合而見白龍南走黑龍隨之其年侯景以  
兵來降帝納之而無備國人皆懼俄而難作帝  
以憂崩

大同十年夏有龍夜因雷而墮延陵人家井中  
明旦視之大如驢將以戟刺之俄見庭中及室  
中各有大蛇如數百斛船家人奔走洪範五行  
傳曰龍陽類貴象也上則在天下則在地不當  
見庶人邑里室家井中幽深之象也諸侯且有  
幽執之禍皇不建之咎也後侯景反果幽殺簡  
文于酒庫宗室王侯皆幽死

陳太建十一年正月龍見南兗州池中與梁大  
同十年同占未幾後主嗣位驕淫荒怠動不得

中其後竟以國亡身被幽執

東魏武安元年有大蛇見武牢城是時北豫州  
刺史高仲密妻李氏慧而艷世子澄悅之仲密  
內不自安遂以武牢叛陰引西魏大戰於河陽  
神武爲西兵所窘僅而獲免死者數千  
後齊天保九年有龍長七八丈見齊州大堂占  
同大同十年時常山長廣二王權重帝不思抑  
損明年帝崩太子殷嗣立常山王演果廢帝爲  
濟南王幽而害之

河清元年龍見濟州浴室中占同天保九年先是平秦王歸彥受昭帝遺詔立太子百年爲嗣而歸彥遂立長廣王湛是爲武成帝而廢百年爲樂陵王竟以幽死  
天統四年貴鄉人伐枯木得一黃龍折脚死於孔中齊稱木德龍君象木枯龍死不祥之甚其年武成崩

武平三年龍見邯鄲井中其氣五色屬天又見汲郡佛寺酒井中占同河清元年後主竟降周後被誅

武平七年并州招遠樓下有赤蛇與黑蛇鬪數日赤蛇死赤齊尚色黑周尚色鬪而死滅亡之象也後主任用邪佞與周師連兵於晉州之下委軍於孽臣高阿那肱竟啓敵人皇不建之咎也後主遂爲周師所虜  
琅邪王儼壞北宮中白馬浮圖石趙時澄公所建見白蛇長數丈迴旋失所在時儼專誅失中之咎也見變不知戒以及於難

後周建德五年黑龍墜於亳州而死龍君之象  
黑周所尚色墜而死不祥之甚時皇太子不才  
帝每以爲慮直臣王軌宇文孝伯等驟請廢立  
帝不能用後二歲帝崩太子立虐殺齊王及孝  
伯等因而國亡

仁壽四年龍見代州總管府井中其龍或變爲  
鐵馬甲士彎弓上射之象變爲鐵馬近馬禍也  
彎弓上射又近射妖諸侯將有兵革之變以致  
幽囚也是時漢王諒潛謀逆亂故變兵戒之諒

不悟遂興兵反事敗廢爲庶人幽囚數年而死  
馬禍

侯景僭尊號於江南每將戰其所乘白馬長鳴  
踈足者輒勝垂頭者輒不利西州之役馬卧不  
起景拜請且箠之竟不動近馬禍也洪範五行  
傳曰馬者兵象將有寇戎之事故馬爲恠景因  
此大敗

陳太建五年衡州馬生角洪範五行傳曰馬生  
角兵之象敗亡之表也是時宣帝遣吳明徹出

師呂梁與周師拒連兵數歲衆軍覆沒明徹竟  
爲周師所虜  
天保中廣宗有馬兩耳間生角如羊尾京房易  
傳曰天子親伐則馬生角四年契丹犯塞文宣  
帝親御六軍以擊之

大業四年太原廐馬死者大半帝怒遣使案問  
主者曰每夜廐中馬無故自驚因而致死帝令  
巫者視之巫者知帝將有遼東之役因希旨言  
曰先帝令楊素史萬歲取之將鬼兵以伐遼東  
也帝大悅因釋主者洪範五行傳曰逆天氣故  
馬多死是時帝每歲巡幸北事長城西通且末  
國內虛耗天戒若曰除廐馬無事巡幸帝不悟  
遂至亂

十一年河南扶風三郡並有馬生角長數寸與  
天保初同占是時帝頻歲親征高麗

義寧元年帝在江都宮龍廐馬無故而死旬日  
死至數百匹與大業四年同占

志第十八

五行下

隋書二十三

魏書十八

五十四

南書二十三

我至建百四與大業四乎同古

秦寧云平帝亦以備宮籍適漢無姑而亦向日

天附既同古長保亦與燕縣五高甄

十一平西南并風三階並亦與主前身樓古與

魏書

國書魏書天加林口新魏馬無事以幸帝不計

魏書云長和帝和帝九年出車身北西面且木

也帝大對因魏主帝北帝五許漸曰並天康城

志第十九 隋書二十四

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奉勅撰

食貨

王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人總土地所生料  
山澤之利式遵行令敬授人時農商趨向各本  
事業書稱懋遷有無言穀貨流通咸得其所者  
也周官太府掌九貢九賦之法王之經用各有  
等差所謂取之有道用之有節故能養百官之  
政勗戰士之功救天災服方外活國安人之大

經也爰自軒頊至于堯舜皆因其所利而勸之  
因其所欲而化之不奪其時不窮其力輕其征  
薄其賦此五帝三皇不易之教也古語曰善爲  
人者愛其力而成其財若使之不以道歛之如  
不及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昔禹制九等而康歌  
興周人十一而頌聲作於是東周遷洛諸侯不  
軌魯宣初稅畝鄭產爲丘賦先王之制靡有孑  
遺秦氏起自西戎力正天下驅之以刑罰棄之  
以仁恩以太半之收長城絕於地脉以頭會之

歛屯戍窮於嶺外漢高祖承秦凋敝十五稅一  
中元繼武府廩彌殷世宗得之用成雄侈開邊  
擊胡蕭然咸罄宮宇捫於天漢巡遊跨於海表  
旱歲除道凶年嘗秣戶口以之減半盜賊以之  
公行於是譎詭賦稅異端俱起賦及童齒筭至  
舡車光武中興聿遵前事成賦單薄足稱經遠  
靈帝開鴻都之榜通賣官之路公卿州郡各有  
等差漢之常科土貢方物帝又遣先輸中署名  
爲導行天下賄成人受其敝自魏晉二十一帝

宋齊十有五主雖用度有衆寡租賦有重輕大抵不能傾人產業道關政亂隋文帝旣平江表天下大同躬先儉約以事府帑開皇十七年戶口滋盛中外倉庫無不盈積所有賚給不踰經費京司帑屋旣充積於廊廡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賦以賜黎元煬皇嗣守鴻基國家殷富雅愛宏翫肆情方騁初造東都窮諸巨麗帝昔居藩翰親平江左兼以梁陳曲折以就規摹曾雉踰芒浮橋跨洛金門象闕咸竦飛觀頽巖塞川

構成雲綺移嶺樹以爲林藪包芒山以爲苑囿長城御河不計於人力運驢武馬指期於百姓天下死於役而家傷於財旣而一討渾庭三駕遼澤天子親伐師兵大舉飛糧輓秣水陸交至疆場之所傾敗勞敝之所殂殞雖復太半不歸而每年興發比屋良家之子多赴於邊陲分離哭泣之聲連響於州縣老弱耕稼不足以充飢餒婦工紡績不足以贍資裝九區之內鸞和歲動從幸宮掖常十萬人所有供須皆仰州縣租



賦之外一切徵一趣以周備不顧元元吏因割  
剥盜其大半遐方珍膳必庖厨翔禽毛羽用  
爲玩飾買以供官千倍其價人愁不堪離棄室  
宇長吏叩扉而達曙猛犬迎吠而終夕自燕趙  
跨於齊韓江淮入於襄鄧東周洛邑之地西秦  
隴山之右僭僞交侵盜賊充斥宮觀鞠爲茂草  
鄉亭絕其烟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關中厲疫  
炎旱傷稼代王開永豐之粟以賑飢人去倉數  
百里老幼雲集吏在貪殘官無攸次咸資鏹貨

野移旬月頓卧墟野欲返不能死人如積不可  
勝計雖復皇王撫運天祿有終而隋氏之亡亦  
由於此馬遷爲平準書班固述食貨志上下數  
千載損抑粗舉自此史官曾無概見夫厥初生  
人食貨爲本聖王割廬井以業之通貨財以富  
之富而教之仁義以之興貧而爲盜刑罰不能  
止故爲食貨志用編前書之末云  
晉自中原喪亂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  
奔者並謂之僑人皆取舊壤之名僑立郡縣往

往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  
卑濕無有蓄積之資諸蠻陬俚洞霑沐王化者  
各隨輕重收其賤物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  
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  
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  
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  
無恒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爲征  
賦其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戶者謂之浮浪人  
樂輸亦無定數任量准所輸終優於正課焉都

下人多爲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  
之類皆無課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十  
戶第三品三十五戶第四品三十戶第五品二  
十五戶第六品二十戶第七品十五戶第八品  
十戶第九品五戶其佃穀皆與大家量分其典  
計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  
五第六及公府參軍殿中監監軍長史司馬部  
曲督關外侯材官議郎已上一人皆通在佃客  
數中官品第六已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

八二人第九品及輦輦跡禽前驅由基強弩司  
馬羽林郎殿中冗從武賁殿中武賁持推斧武  
騎武賁持鉞冗從武賁命中武賁武騎一人客  
皆注家籍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  
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祿米  
二石丁女並半之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爲  
丁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  
女以嫁者爲丁若在室者年二十乃爲丁其男  
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運丁

役之其田畝稅米二斗蓋大率如此其度量斗  
則三斗當今一斗稱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  
尺二寸當今一尺其倉京都有龍首倉即石頭  
津倉也臺城內倉南塘倉常平倉東西太倉東  
宮倉所貯總不過五十餘萬在外有豫章倉鈞  
磯倉錢塘倉並是大貯備之處自餘諸州郡臺  
傳亦各有倉大抵自侯景之亂國用常備京官  
文武月別唯得稟食多遙帶一郡縣官而取其  
祿秩焉揚徐等大州比令僕班寧桂等小州比

參軍班丹陽吳郡會稽等郡同太子詹事尚書  
班高涼晉康等小郡三班而已大縣六班小縣  
兩轉方至一班品第既殊不可妄載州郡縣祿  
米絹布絲綿當處輸臺傳倉庫若給刺史守令  
等先准其所部文武人物多少田畝而裁凡如  
此祿秩既通所部兵士給之其家所得蓋少諸  
王諸主出閣就第婚冠所須及衣裳服飾并酒  
米魚鮭香油紙燭等並官給之王及主婿外祿  
者不給解任還京仍亦公給云

魏自永安之後政道陵夷寇亂實繁農商失業  
官有征代皆權調於人猶不足以相資奉乃令  
所在迭相糾發百姓愁怨無復聊生尋而六鎮  
擾亂相率內徙寓食於齊晉之郊齊神武因之  
以成大業魏武西遷連年戰爭河洛之間又並  
空竭天平元年遷都於鄴出粟一百三十萬石  
以振貧人是時六坊之衆從武帝而西者不能  
萬人餘皆北徙並給常廩春秋二時賜帛以供  
衣服之費常調之外逐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

充國儲於諸州緣河津濟皆官倉貯積以擬漕  
運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鹽官以煮鹽  
每歲收錢軍國之資得以周贍自是之後倉廩  
充實雖有水旱凶饑之處皆仰開倉以振之元  
象興和之中頻歲大穰穀斛至九錢是時法網  
寬弛百姓多離舊居闕於徃賦神武乃命孫騰  
高隆之分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是僑居  
者各勒還本屬是後租調之入有加焉及文襄  
嗣業侯景背叛河南之地困於兵革尋而侯景

亂梁乃命行臺辛術畧有淮南之地其新附州  
郡羈縻輕稅而已及文宣受禪多所創革六坊  
之內徙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  
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之  
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夫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  
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北興長城之役南  
有金陵之戰其後南征諸將頻歲陷沒士馬死  
者以數十萬計重以脩創臺殿所役甚廣而帝  
刑罰酷濫吏道因而成姦豪黨兼并戶口益多

黃風二十三年刊  
隱漏舊制未娶者輸半牀租調陽翟一郡戶至  
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劾之帝以爲生事由是姦  
欺尤甚戶口租調十亡六七是時用度轉廣賜  
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撤  
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  
宰行兼者並不給幹以節國之費用焉天保八  
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范  
陽寬鄉以處之百姓驚擾屬以頻歲不熟米糴  
踊貴矣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玘芝議脩石

鼈等屯歲收數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廩充足  
孝昭皇建中干州刺史嵇曄建議開幽州督亢  
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  
得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  
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至河清三年定令乃命  
人居十家爲比鄰五十家爲閭里百家爲族黨  
男子十八已上六十五已下爲丁十六已上十  
七已下爲中六十六已上爲老十五已下爲小  
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

萬曆三十五年刊  
卷十七  
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坊之外三十里內爲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戶執事官一品已下逮于羽林武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已下羽林武賁已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爲永田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嗣王已下及庶姓王止一百五十人正三品已上及皇宗止一百人七品已上限止八十人八品已下至庶人限止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

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在京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年又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爲桑田其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率人一牀調絹一疋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調二尺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墾租皆依

貧富為三臬其賦稅常調則少者直出上戶中者及中戶多者及下戶上臬輸遠處中臬輸次遠下臬輸當州倉三年一校焉租入臺者五百里內輸粟五百里外輸米入州鎮者輸粟人欲輸錢者准上緡收錢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支一年之糧逐當州穀價賤時斟量割當年義租充入穀貴下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糶之物依價糶貯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入農桑自春及秋男二十

五已上皆布田畝桑蠶之月婦女十五已上皆營蠶桑孟冬刺史聽審邦教之優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無牛或有牛無力者須令相便皆得納種使地無遺利人無遊手焉緣邊城守之地堪墾食者皆營屯田置都使子使以統之一子使當田五十頃歲終考其所入以論褒貶是時頻歲大水州郡多遇沉溺穀價騰踊朝廷遣使開倉從貴價以糶之而百姓無益饑饉尤甚重以疾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至大統中又



毀東宮造脩文偃武隆基嬪嬙諸院起玳瑁樓  
又於遊豫園穿池周以列館中起三山構臺以  
象滄海并大修佛寺勞役鉅萬計財用不給乃  
減朝士之祿斷諸曹糧膳及九州軍人常賜以  
供之武平之後權幸並進賜與無限加之旱蝗  
國用轉屈乃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而給  
事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  
府鄧長顙贊成之後主大悅於是以其所入供  
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豫焉未幾而亡後

周太祖作相創制六官載師掌任土之法辨夫  
家田里之數會六畜車乘之稽審賦役歛弛之  
節制畿疆修廣之域頒施會之要審牧產之政  
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已上宅五畝口  
九已上宅四畝口五已下宅三畝有室者田百  
四十畝丁者田百畝司賦掌功賦之政令凡人  
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與輕癯者皆賦之其賦  
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疋綿八兩粟五斛丁  
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

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三之皆以時徵焉若艱凶札則不徵其賦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其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家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若凶札又無力征掌鹽掌四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煮海以成之二曰監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物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戎以取之凡鹽

鹽形鹽每地爲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國用足即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之秋歛之

閔帝元年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即位復興入市之稅武帝保定元年改八丁兵爲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建德二年改軍士爲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爲兵矣宣帝時發山東諸州增一月功爲四十五日役以起洛陽宮

并移相州六府於洛陽稱東京六府  
武帝保定二年正月初於蒲州開河渠同州開  
龍首渠以廣漑灌高祖登庸罷東京之役除入  
市之稅是時尉迴王謙司馬消難相次叛逆興  
師誅討賞費鉅萬及受禪又遷都發山東丁毀  
造宮室仍依周制役丁為十二番匠則六番及  
頒新令制人五家為保保有長保五為閭閭四  
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  
以相檢察焉男女三歲已下為黃十歲已下為

小十七已下為中十八已上為丁丁從課役六  
十為老乃免自諸王已下至於都督皆給永業  
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頃少者至四十畝其丁  
男中男未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樹以桑  
榆及棗其園宅率三口給一畝奴婢則五口給  
一畝丁男一牀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絁麻土  
以布絹絁以疋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  
丁及僕隸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課有品爵及  
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京官又給職分

田一品者給田五頃每品以五十畝爲差至五  
品則爲田三頃六品二頃五十畝其下每品以  
五十畝爲差至九品爲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  
田又給公廩田以供公用  
開皇三年正月帝入新宮初令軍人以二十  
成丁減十二番每歲爲二十日役減調絹一疋  
爲二丈先是尚依周末之弊官置酒坊收利鹽  
池鹽井皆禁百姓採用至是罷酒坊通鹽池鹽  
井與百姓共之遠近大悅是時突厥犯塞吐谷

渾寇邊軍旅數起轉輸勞敝帝乃令朔州總管  
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以實塞下又於  
河西勒百姓立堡營田積穀京師置常平監是  
時山東尚承齊俗機巧姦僞避役惰遊者十六  
七四方疲人或詐老詐小規免租賦高祖令州  
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正長遠配而又開相  
糾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爲戶頭以防容  
隱於是計帳進四十四萬三千丁新附一百六  
十四萬一千五百口高頴又以人間課輸雖有

定分年常徵納除注恒多長吏肆情文帳出沒  
復無定簿難以推校乃爲輸籍定樣請徧下諸  
州每年正月五日縣令巡人各隨便近五黨三  
黨共爲一團依樣定戶上下帝從之自是姦無  
所容矣時百姓承平日久雖數遭水旱而戶口  
有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  
達於京師相屬於路晝夜不絕者數月帝旣躬  
履儉約六宮咸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  
者隨令補用皆不改作非燕享之事所食不過

一肉而已有司嘗進乾薑以布袋貯之帝用爲  
傷費大加譴責後進香復以氈袋因答所司以  
爲後誡焉由是內外率職府帑充實百官祿賜  
及賞功臣皆出於豐厚焉九年陳平帝親御朱  
雀門勞凱旋師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牛帛  
之積達於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帝  
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  
賦十年五月又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  
五十者輸庸停防十一年江南又反越國公楊

素討平之師還賜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亦莫不優隆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旣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於是乃更闢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下詔曰旣富而教方知廉耻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徙就寬鄉其年冬帝命諸州

考使議之又令尚書以其事策問四方貢士竟無長筭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十三年帝命楊素出於岐州北造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營構觀宇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敝顛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築爲平地死者以萬數宮成帝行幸焉時方暑月而死人相次於道素乃一切焚除之帝頗知其事甚不悅及入新宮遊觀乃喜又謂素爲忠後帝以歲

隋書卷之六十一  
暮晚日登仁壽殿周望原隰見宮外燐火彌漫  
又聞哭聲令左右觀之報曰鬼火帝曰此等工  
役而死既屬年暮魂魄思歸耶乃令灑酒宣敕  
以呪遣之自是乃息其以土谷因而禁爲平此  
開皇三年朝廷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爲水旱之  
備於是詔於蒲陝號熊伊洛鄭懷邵衛汴許汝  
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  
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  
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

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  
運米四十石經砥柱之險達于常平者免其征  
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  
詔曰京邑所居五方輻湊重關四塞水陸艱難  
大河之流波瀾東注百川海濱萬里交通雖三  
門之下或有危慮但發自小平陸運至陝還從  
河水入於渭川兼及上流控引汾晉舟車來去  
爲益殊廣而渭川水力大小無常流淺沙深即  
成阻閼計其途路數百而已動移氣序不能往

復汎舟之役人亦勞止朕君臨區宇興利除害  
公私之弊情實愍之故東發潼關西引渭水因  
藉人力開通漕渠量事計功易可成就已令工  
匠巡歷渠道觀地理之宜審終久之義一得開  
鑿萬代無毀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  
運汧泝不停旬日之功堪省億萬誠知時當炎  
暑動致疲勤然不有暫勞安能永逸宣告人庶  
知朕意焉於是命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  
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

運通利關內賴之諸州水旱凶飢之處亦便開  
倉振給五年五月工部尚書襄陽縣公長孫平  
奏曰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  
三年之儲雖水旱爲災而人無菜色皆由勸導  
有方蓄積先備故也去年亢陽關內不熟陛下  
哀愍黎元甚於赤子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  
開發倉廩普加賑賜少食之人莫不豐足鴻恩  
大德前古未比其強宗富室家道有餘者皆競  
出私財遞相賙贍此乃風行草偃從化而然但



經國之理須存定式於是奏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飢饉者即以此穀振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其後關中連年大旱而青兗汴許曹亳陳仁譙豫鄭洛伊潁邳等州大水百姓飢饉高祖乃命蘇威等分道開倉振給又命司農丞王亶發廣通之粟三百餘萬石以拯關中又發故城中周

代舊粟賤糶與人買牛驢六千餘頭分給尤貧者令往關東就食其遭水旱之州皆免其年租賦十四年關中大旱人饑上幸洛陽因令百姓就食從官並准見口賑給不以官位爲限明年東巡狩因祠泰山是時義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十五年二月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絕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雲夏長靈鹽蘭豐鄴涼甘瓜等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旱儉少糧先

給雜種及遠年粟十六年正月又詔秦疊成康武文芳宥旭洮岷渭紀河廓幽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扶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二月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其後山東頻年霖雨杞宋陳亳曹戴譙穎等諸州達於滄海皆困水災所在沉溺十八年天子遣使將水工巡行川源相視高下發隨近丁以疏導之困乏者開倉賑給前後用穀五百餘石遭水之處租調皆免自

是頻有年矣

開皇八年五月高頴奏諸州無課調處及課州管戶數少者官人祿力乘前已來恒出隨近之州但判官本爲牧人役力理出所部請於所管戶內計戶徵稅帝從之先是京官及諸州並給公解錢迴易取利以給公用至十四年六月工部尚書安平郡公蘇孝慈等以爲所在官司因循往昔以公解錢物出舉興生唯利是求煩擾百姓敗損風俗莫斯之甚於是奏皆給地以營

農迴易取利一皆禁止十七年十一月詔在京  
及在外諸司公廨在市迴易及諸處興生並聽  
之唯禁出舉收利云

煬帝即位是時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  
及奴婢部曲之課男子以二十二成丁始建東  
都以尚書令楊素爲營作大監每月役丁二百  
萬人徙洛州郭內人及天下諸州富商大賈數  
萬家以實之新置興洛及迴洛倉又於阜澗營  
顯仁宮苑園連接北至新安南及飛山西至澗

池周圍數百里課天下諸州各貢草木花果奇  
禽異獸於其中開渠引穀洛水自苑西入而東  
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達于淮海謂之御河河  
畔築御道樹以柳又命黃門侍郎王弘上儀同  
於士澄往江南諸州採大木引至東都所經州  
縣遞送往返首尾相屬不絕者千里而東都役  
使促迫僵仆而斃者十四五焉每月載死丁東  
至城臯北至河陽車相望於道時帝將事遼碣  
增置軍府掃地爲兵自是租賦之入益減矣又

造龍舟鳳舩黃龍赤艦樓船篋舩募諸水工謂  
之殿脚衣錦行勝執青絲攬挽船以幸江都帝  
御龍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給樓船九品已上給  
黃篋舩舩相連二百餘里所經州縣並令供  
頓獻食豐辨者加官爵闕乏者譴至死又盛脩  
車輿輦輅旌旗羽儀之飾課天下州縣凡骨角  
齒牙皮革羽毛可飾器用堪爲斃眊者皆責焉  
徵發倉卒朝命夕辨百姓求捕網罟徧野水陸  
禽獸殆盡猶不能給而買於豪富蓄積之家其

價騰踊是歲翟雉尾一直十縑白鷺鮮半之乃  
使屯田主事常駿使赤土國致羅刹又使朝請  
大夫張鎮州擊流求俘虜數萬士卒深入蒙犯  
瘴癘餒疾而死者十八九又以西域多諸寶物  
令裴矩往張掖監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勸令  
入朝自是西域諸蕃往來相繼所經州郡疲於  
送迎糜費以萬萬計明年帝北巡狩又與衆百  
萬北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綿亘千餘里  
死者太半四年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引沁水

南達于河北通涿郡自是以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西巡河右西域諸胡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迎候道左帝乃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州縣督課以誇示之其年帝親征吐谷渾破之於赤水慕容佛允委其家屬西奔青海帝駐兵不出遇天霖雨經大斗拔谷士卒死者十二三焉馬驢十八九於是置河源郡積石鎮又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配爲戍卒大開屯田

發西方諸郡運糧以給之道里懸遠兼遇寇抄死亡相續六年將征高麗有司奏兵馬已多損耗詔又課天下富人量其貲產出錢市武馬瑱元數限令取足復點兵具器仗皆令精新濫惡則使人便斬於是馬匹至十萬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兵配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別以舟師濟滄海舳艫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平壤是歲山東河南大水漂沒四十餘郡重以遼東覆敗死者數十萬因屬疫疾山東尤甚所

在皆以徵歛供帳軍旅所資爲務百姓雖困而弗之恤也每急徭卒賦有所徵求長吏必先賤買之然後宣下乃貴賣與人口旦暮之間價盈數倍哀刻徵歛取辦一時彊者聚而爲盜弱者自賣爲奴婢九年詔又課關中富人計其貲產出驢往伊吾河源且末運糧多者至數百頭每頭價至萬餘又發諸州丁分爲四番於遼西柳城營屯往來艱苦生業盡罄盜賊四起道路南絕隴右牧馬盡爲奴賊所掠楊玄感乘虛爲亂時

帝在遼東聞之遽歸於高陽郡及玄感平帝謂侍臣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如市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則爲賊不盡誅後無以示勸乃令裴蘊窮其黨與詔郡縣坑殺之死者不可勝數所在驚駭舉天下之人十分九爲盜賊皆盜武馬始作長槍攻陷城邑帝又命郡縣置督捕以討賊益遣募人征遼馬少不充八馱而許爲六馱又不足聽半以驢充在路逃者相繼執獲皆斬之而莫能止帝不憚遇高麗執送叛臣斛斯政遣

使求降發詔赦之囚政至于京師於開遠門外  
磔而射殺之遂幸太原爲突厥圍於鴈門突厥  
尋散遽還洛陽募益驍果以充舊數是時百姓  
廢業屯集城堡無以自給然所在倉庫猶大充  
物吏皆懼法莫肯振救由是益困初皆剥樹皮  
以食之漸及於葉皮葉皆盡乃煮土或擣藁爲  
末而食之其後人乃相食十二年帝幸江都是  
時李密據洛口倉聚衆百萬越王侗與段達等  
守東都東都城内糧盡布帛山積乃以絹爲汲  
綆然布以夔代王侑與衛玄守京師百姓饑饉  
亦不能救義師入長安發永豐倉以振之百姓  
方蘇息矣

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  
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  
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爲散估歷宋齊  
梁陳如此以爲常以此人競商販不爲田業故  
使均輸欲爲懲勵雖以此爲辭其實利在侵削  
又都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

賊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叛亡者其  
荻炭魚薪之類過津者並十分稅一以入官其  
東路無禁貨故方山津檢察甚簡淮水北有大  
市百餘小市十餘所大市備置官司稅歛既重  
時甚苦之

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荆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  
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爲  
貨武帝乃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如其文  
而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女錢二品並行百姓

或私以古錢交易有直百五銖五銖女錢太平  
百錢定平一百五銖雉錢五銖對文等號輕重  
不一天子頻下詔書非新鑄二種之錢並不許  
用而趨利之徒私用轉甚至普通中乃議盡罷  
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賤易得並皆私鑄及大  
同已後所在鐵錢遂如丘山物價騰貴交易者  
以車載錢不復計數而唯論貫商旅姦詐因之  
以求利自破嶺以東八十爲百名曰東錢江郢  
已上七十爲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百名



曰長錢中大同元年天子乃詔通用足陌詔下  
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爲  
百云漢雖不與情嫌而中節貴商於漢時因之  
陳初承梁喪亂之後鐵錢不行始梁末又有兩  
柱錢及鵝眼錢于時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重  
而鵝眼輕私家多鑄錢又間以錫鐵兼以粟帛  
爲貨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一當鵝  
眼之十宣帝太建十一年又鑄大貨六銖以一  
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還當一人皆不便

乃相與訛言曰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未幾  
而帝崩遂廢六銖而行五銖竟至陳亡其嶺南  
諸州多以鹽米布交易俱不用錢云

齊神武霸政之初承魏猶用永安五銖遷鄴已  
後百姓私鑄體制漸別遂各以爲名有雍州青  
赤梁州生厚緊錢吉錢河陽生澀天柱赤牽之  
稱冀州之北錢皆不行交貿者皆絹布神武帝  
乃收境內之銅及錢仍依舊又更鑄流之四境  
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姦僞競起文宣受禪除水

安之錢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其錢甚貴且  
製造甚精至乾明皇建之間往往私鑄鄴中用  
錢有赤熟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所用有青  
薄鉛錫之別青齊徐兗梁豫州輩類各殊武平  
已後私鑄轉甚或以生鐵和銅至於齊亡卒不  
能禁後周之初尚用魏錢及武帝保定元年七  
月乃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時  
梁益之境又雜用古錢交易河西諸郡或用西  
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建德三年六月更鑄五

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收商估之利與布泉錢  
並行四年七月又以邊境之上人多盜鑄乃禁  
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關布泉之錢聽入而不  
聽出五年正月以布泉漸賤而人不用遂廢之  
初令私鑄者絞從者遠配爲戶齊平已後山東  
之人猶雜用齊氏舊錢至宣帝大象元年十一  
月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與五行大布及  
五銖凡三品並用高祖既受周禪以天下錢貨  
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

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是時錢既新出百姓或私有鎔鑄三年四月詔四面諸關各付百錢爲樣從關外來勘樣相似然後得過樣不同者即壞以爲銅入官詔行新錢已後前代舊錢有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及齊常平所在用以貿易不止四年詔仍依舊不禁者縣令奪半年祿然百姓習用既久尚猶不絕五年正月詔又嚴其制自是錢貨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時見用之錢皆須和以錫鑞錫鑞

既賤求利者多私鑄之錢不可禁約其年詔乃禁出錫鑞之處並不得私有採取十年詔晉王廣聽於揚州立五鑪鑄錢其後姦狡稍漸磨鑪錢郭取銅私鑄又雜以錫錢遞相放效錢遂輕薄乃下惡錢之禁京師及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樣爲准不中樣者不入於市十八年詔漢王諒聽於并州立五鑪鑄錢是時江南人間錢少晉王廣又聽於鄂州白紵山有銅鉞處銅鑄錢於是詔聽置十鑪鑄錢又詔蜀王秀聽

於益州立五鑪鑄錢是時錢益溢惡乃令有司  
括天下邸肆見錢非官鑄者皆毀之其銅入官  
而京師以惡錢貿易爲吏所執有死者數年之  
間私鑄頗息大業已後王綱弛紊巨姦大猾遂  
多私鑄錢轉薄惡初每千猶重二斤後漸輕至  
一斤或翦鐵鏐裁皮糊紙以爲錢相雜用之貨  
賤物貴以至於亡

志第十九

食貨志

隋書二十四

